

共產黨關於民族問題的 理論和綱領

歷史學碩士 阿·米·拉爾科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共產黨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

歷史學碩士 阿·米·拉爾科夫著

忻 鼎 明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首先闡述了民族的形成及其定義。然後從帝國主義以前、資本主義還在發展中的時期，帝國主義時期和蘇維埃時期，分別敘述共產黨對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本書還特別着重說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民族自決權的解釋，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最後以蘇聯多民族國家的實際情況，說明了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正確性；並以中國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實例，說明了蘇聯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綱領的國際意義。

Кандида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А. М. ЛАРЬКОВ

ТЕОРИЯ И ПРОГРАММ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1955

本書根據蘇聯“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俄文版譯出

共產黨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

阿·米·拉爾科夫著 忻鼎明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295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7/8 字數 35,000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9,000 定價(3) 0.18 元

目 錄

- 一 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以前時期的民族問題3
 - 二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總問題
的一個組成部分.....13
 - 三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民族自決權.....24
 - 四 列寧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在蘇聯的勝利.....34
 - 五 蘇聯共產黨實行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和綱領的
國際意義.....49
-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歷史上第一次對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作了科學的解釋，闡明了階級與階級鬥爭、戰爭與革命、民族與民族運動在社會生活中的真正地位和真正作用。

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所制定的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是科學地解決社會生活中這一最複雜、最矛盾的現象的卓越範例。

馬克思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看作是社會的革命改造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揭露了民族運動和民族間鬥爭的社會歷史根源，提供給工人階級以有關民族問題方面的綱領和策略的科學基礎，指出了克服民族糾紛、確立各族人民間和睦與友誼的途徑和方法，規定了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以後消滅民族差別和各民族融合的歷史條件。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或者像種族主義者那樣，把民族的概念和種族的概念混為一談，宣稱民族是一個永恆的範疇；或者像世界主義者那樣，根本不把民族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並鄙視一切民族的事物。相反地，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民族也如任何一種歷史現象一樣，並不是永久存在的；它是有其開始也有其終結的，但是社會在民族共同性的基礎上的發展，是走向各族人民統一的道路的歷史上必然的和前進的階段。這條道

路，必須經過不調和的階級鬥爭，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經過資產階級民族之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民族以及社會主義民族的全面繁榮。

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了我們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思想。他們深刻地論證了世界各國共產黨據以作為活動基礎的偉大原則之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體系。制定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的歷史性功績，是屬於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屬於我們黨的締造者和領袖列寧及其不朽事業的偉大繼承者斯大林的。蘇聯共產黨遵循着這個理論和綱領，在解決蘇聯民族問題中獲得了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成就。

一 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 以前時期的民族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民族是在封建制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發展的過程中初次出現的。民族不是生物學上的、種族上的人們的共同體，也不是部落或氏族的人們的共同體。它不是種族特徵的延續和發展，而是要以新的特徵來說明的人們的完全新的、歷史的共同體。在斯大林所下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定義中，對這些新的特徵作了概括：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的穩定的共同體。”^①只有在這一切特徵都具備時，才能認為某一族人民是一個民族。

這些特徵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中形成和發展起來。在封建制時代，只存在着民族的個別要素，這些要素當時還處在萌芽狀態，只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發展成為民族的特徵。語言、地域、文化共同性和經濟聯系的萌芽，就是這一類的要素。只有隨着封建割據局面和地方閉關自守狀態的消滅，隨着商品關係之轉變為佔統治地位的關係以及國內資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八六頁。

本主義市場的形成，才逐漸建立起生活在同一地域上、操着同一語言的人們的共同經濟生活。在這些條件下所發生的民族結合的過程，伴隨着財富和政權集中於資產階級手中。資產階級也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的領導力量。

列寧特地以俄國為例，證明了這一點。大家知道，基輔羅斯時代的各斯拉夫部落已組成爲一個部族，但是當時他們還沒有形成爲一個民族。列寧把俄羅斯民族的開始形成列入十七世紀，列入莫斯科公國的時期；那時，在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基礎上，在商品關係增長的基礎上，造成了統一的全俄市場，而各個領地和封建公國經濟上彼此隔絕的狀態已被它們之間緊密的、越來越廣泛的交往所替代了。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硬說民族聯系乃是氏族聯系的延續，列寧在揭穿他的唯心主義觀念時指出，在歷史上民族聯系的建立就意味着資產階級聯系的建立。

可見，在資本主義以前，是沒有民族的，因爲那時沒有民族的語言、民族的地域。

封建割據局面和地方閉關自守狀態不能使各部族的語言成爲人們廣泛的多方面的交際工具。所以，對於封建制時代來說，它的特徵就是有極多的方言和土語（全民語言的支派）隨着各地區和各公國之間經濟聯系的增長，語言發展的障礙逐漸消滅了。氏族語言，從主要是作爲人們的地方性交際工具轉而成爲人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領域內最廣泛、最多方面的交際工具，而方言就漸漸消失了，融化在全民的民族語言中了。這樣一來，隨着資本主義的出現、封建割據局面的消

滅和民族市場的形成，部族就發展成爲民族，而部族的語言就發展成爲民族的語言了。

共同的地域是民族必須具備的特徵之一。大家知道，操着同一語言、但不是生活在同一地域上的人們，不能形成爲一個統一的民族。譬如，英吉利人和美利堅人，或者西班牙人和操西班牙語的南美的某些國家的人民，就是這樣的。在資本主義勝利以前，由於沒有國內市場和發達的經濟聯系，因此，如共同的地域這一個民族特徵就未能形成。在封建制時代，地域不過是未來民族結合的必需的天然條件而已。地理上的地域因素本身，不能造成民族地域的統一，正如，一般說來，在社會發展中，它們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由於封建壁壘而彼此隔絕的、過着自然的閉關自守生活的封建公國和封建州郡的地域，只有當其各部分在經濟上聯成統一的整體，當這些部分之間實行經濟上分工的時候，才具有新的性質，才會起特殊巨大的作用。同時，不容許把民族的地域和國家的領域混爲一談，因爲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可能有數個民族，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常其中有一個民族是統治民族，而其餘各民族則是被壓迫民族。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往往有這樣的事實：統一的民族地域，被分裂成各部分，被兩個或數個“異”國所“瓜分”。例如，被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所瓜分的波蘭的情況就是如此。今天，美帝國主義正千方百計地阻撓像德意志、朝鮮這樣的國家統一成爲民主國家。

因此，人們共同的經濟生活或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結合爲一個整體的內部經濟聯系，乃是民族結合的主要條件。只有

在這一條件下，那個地域才成爲操着同一語言的人們的廣大羣衆的共同地域，才成爲民族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特徵，成爲民族結合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

由於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地域上、操着同一語言的人們長期交往的結果，便形成了表現在民族文化和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特點上、表現在風俗、習慣、傳統、愛好以及人們其他心理特徵上的共同心理素質和共同精神面貌。可見，人們的心理素質並不是種族的、生物學上特點的產物，而是環境、社會關係和人民物質生活條件的產物。因此很明顯，人們的精神面貌，他們的心理素質或“民族性格”，不是某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在歷史條件的影響下變化着的，它不能起獨立因素的作用，不是民族的唯一特徵。在這方面，奧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鮑威爾和倫納爾的見解是絕對沒有根據的。他們的見解，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遭到了科學的批判。假馬克思主義者鮑威爾和倫納爾創立了唯心主義的民族理論；根據這個理論，民族性格乃是民族的主要特徵，一個民族內各階級的性格似乎是一模一樣的，而且無非是由“共同的命運”決定的。鮑威爾和倫納爾提出了“把民族的全體成員團結成一個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任務，提出了把勞動者和剝削者聯合成一個包括各階級的民族聯盟的任務，以便使一個民族的工人與另一民族的工人對立起來。毫不足怪，在四十年以前已被列寧擊潰了的這種反動“理論”，現在又從歷史的垃圾堆中被挑選出來，並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被積極地宣揚着。例如著名的“全歐同盟”思想家、“歐洲聯邦”（美帝國主義應當在其中佔統治地

位)宣傳家科登哥夫—卡列基伯爵就把民族的定義說成“由一個共同的先知、領袖、教養者和導師聯合起來的精神的共同體”。

在資本主義上升並戰勝封建割據局面的時期中，資產階級民族形成的歷史條件也決定了當時所產生的民族運動之帶有資產階級性質。這種運動的經濟基礎是：資產階級必須掌握國內市場，把“自己的”民族地域聯合成統一的國家，因為只有統一的國家才能保證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統治“自己的”領域，並把與外國競爭者作鬥爭的武器給予資產階級。民族運動成了十九世紀歐洲一切資產階級革命的特徵，而民族統一的口號便成了最得人心的口號。例如，由瑪志尼和加里波的領導的爭取意大利統一的鬥爭，就是在“每一民族就是國家，整個民族是一個國家！”的口號下進行的。

列寧對資本主義戰勝封建制度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作了分析以後，得出一個結論：民族國家，對於資本主義來說，是合乎規律的，是進步的，是標本的，是正常的。

因此，民族自決權的要求，是有資本主義發展這一時代的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作為其歷史根源的。那時，歐洲各部族已形成為各個民族，並進行了反對封建貴族和異族壓迫、爭取成立自己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鬥爭。自然，當時這個民主要求，第一，按其階級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的；第二，它僅僅普及到那些已形成為民族、在與封建割據作鬥爭中充分顯示出自己的進步性、但本身仍然處在散沙狀態的歐洲各族人民中。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就是

如此。

與西歐各資產階級民族形成過程（它不同於東歐各民族的形成過程）的同時，形成了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例如，英吉利人形成爲一個民族時，就建立了英吉利國家。法蘭西、意大利、德意志的情況也是如此。英國、法國以及後來意大利和德國的資產階級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以後，在全民族利益的旗幟下，力求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它們把政權鞏固下來，牢固地佔據了國內市場。但是資產階級是藉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只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而已”^①的那種國家政權，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族運動的政策和策略是由十九世紀民族運動的具體歷史條件所預先決定的。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者積極地支持了爭取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波蘭等國統一的民族運動。並且，他們的出發點是：上述各國最完全、最迅速的民族統一，只有採取革命的辦法、在對國內和國際反動派作鬥爭中才能實現。爲要指導運動沿着這條道路發展，他們竭盡了一切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鬥爭和建立民主共和國，是被壓迫的各族人民解放的主要條件。他們指出，當一國內部“民主的手足都被束縛住”時，決不可能對外，即對其他民族實施民主的政策。另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五〇〇頁。

認為，把自由給予被壓迫的各族人民，是各壓迫民族勞動人民自由的必要條件。他們說：“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會自由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些原理中，徹底表現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真正階級革命的政策，表現了各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和一切民主力量結成一條與反動勢力作鬥爭的統一戰綫的政策。

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強調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任務，經常關懷無產階級的階級教育、國際主義教育。他們認為民族問題應從屬於“工人問題”，亦即應從屬於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的問題。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宣稱：民族壓迫，只有隨着人剝削人現象的消滅，才會一齊消滅。

歐洲各民族國家的成立，決不意味着民族問題的解決，決不意味着可以把這個問題從議事日程上取消。因為：第一，東歐各國仍然是民族壓迫和民族間鬥爭的策源地；第二，西歐各國也很快地就變成了多民族的殖民國家。

東歐各民族的形成在時間上是與中央集權國家的成立不相符合的。這裏，各個民族是在已經建立了的中央集權國家的範圍內形成的。領導這些國家的，是較強部族的代表人物。多民族國家——俄國和奧匈帝國就是這樣形成的。在俄國，大俄羅斯人是統治民族；在奧匈帝國，日耳曼是奧地利各民族的統一者，而馬札爾人是匈牙利各民族的統一者。可是資本主義在東歐各國也發展起來了。這決定了從前被排擠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經濟結合的過程。俄國的拉脫維亞人、立陶宛

人、阿爾明尼亞人、烏克蘭人等等，奧國的捷克人和波蘭人，匈牙利的克羅地亞人，就是屬於這種年輕的民族。

被排擠民族的資產階級企圖戰勝與自己競爭的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斯大林強調指出，市場是資產階級學習民族主義的第一個學校。但問題不僅限於市場。統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資產階級的官僚出而干預鬥爭。這些執政官僚們，利用其國家政權，對各被壓迫民族採取各種各樣政治上的壓制。限制“異族”資產階級的一連串辦法以至高壓手段也就開始實行起來了。鬥爭由經濟範圍轉入政治範圍。東歐各國變成了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權現象的策源地。民族壓迫不可避免地也引起了這些國家中的民族運動。這種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開展起來的運動，只是表面上帶有全民的性質，而實質上仍然是資產階級的：鬥爭並不是在整個民族和整個民族之間，而是在統治民族的和被排擠民族的統治階級之間進行的。東歐以及西歐各國民族運動的主要目的和動機就是：各民族資產階級力求保證自己有“自己的”民族市場，把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從“自己的”民族市場中驅逐出去，藉建立自己的國家而在政治上鞏固自己在民族市場中的地位。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競爭，乃是民族糾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以及各民族間衝突和戰爭的根源。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和資產階級民族發展的必然伴侶。因為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是資產階級民族的主要領導力量，所以斯大林指出，這就決定了這種民族的思想面貌和社會政治面貌，即：爲了“民族統一”而資產階級式地

鼓吹民族內部的階級和平；爲了掠奪異民族的領土來擴大本民族的領土而進行資產階級的鬥爭；培植對異民族的不信任和仇視；壓迫少數民族；同帝國主義結成統一戰綫。

工人階級和農民不可能站在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之外，因爲：第一，他們本身所受的民族壓迫要比被排擠民族的資產階級所受的壓迫大得多；第二，工人階級是爭取民主、反對一切壓迫（包括民族壓迫）的最堅決的戰士。民族運動的規模、力量和結局，決定於羣衆參加運動的程度。在資本主義上升的條件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一道進行反對封建制度和民族壓迫的鬥爭，雖然這個鬥爭“實質上……始終是資產階級的，主要是有利和適合於資產階級的”^①。但是覺悟的無產階級，以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爲代表，在民族運動中有其自己的目標和綱領——把反對民族壓迫與社會壓迫的鬥爭結合爲一個整體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綱領。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私有制和競爭、剝削和壓迫、統治和從屬的利益的表現。與之相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團結和合作、爲爭取全人類自由並與一切壓迫作鬥爭的利益的表現。

馬克思列寧主義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來與煽起民族糾紛和民族仇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相對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解決民族問題、建立各族人民間友誼的唯一正確的方法。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出工人和全體勞動人民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

①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〇五頁。

作爲消滅社會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必要條件。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宣佈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是一項最偉大的、不可動搖的共產主義的原則。

二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已由進步變為反動。隨着帝國主義時代的到來，在民族問題的發展上也到來了一個新的時期。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列強之間重新瓜分世界的矛盾，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被壓迫人民與剝削它們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尖銳到了極點。

帝國主義即意味着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受盡一小撮帝國主義國家的奴役，意味着在壟斷的財政資本統治的基礎上民族壓迫的變本加厲。這就是帝國主義在民族關係方面的實質。這種關係是由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所決定的。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要求：不僅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的辦法，並且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

因為帝國主義把世界分成了兩個：一個是少數“文明的”統治民族，另一個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內的大多數被壓迫民族。帝國主義急劇地加強了民族壓迫，並引起了這些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所以民族問題在帝國主義時代已超出其